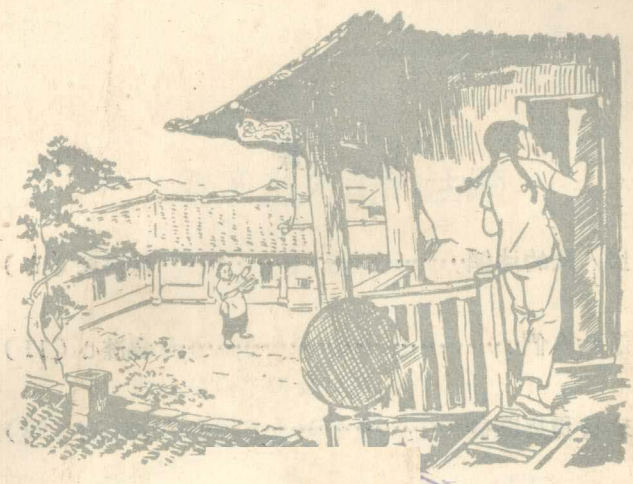




人們覺醒了

• 唱詞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逃不出人民的法網”“警覺了的人們”“舊朝珍智勇捉匪徒”三篇唱詞。這三篇唱詞，都是描寫在黨的領導和教育下提高了政治警惕性的人民羣衆，怎樣協助公安機關，機智勇敢地破獲了企圖用各種花樣暗藏下來進行罪惡活動的反革命分子的故事。

書號：0459

警 覺 了 的 人 們 (唱 詞)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狀元街二十號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廠印刷

分類：文學·藝術

開本 787×1092 1/36 · 14頁 · 7/9印張 · 17,000字

1955年12月第一版 195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2,140 定價：(3)八分

目 錄

逃不出人民的法網..... 陳哲武 (1)

警覺了的人們..... 楊滌心 (11)

魯朝珍智勇捉匪徒..... 碎 石 (22)

逃不出人民的法網

陳 哲 武

鋼鐵廠生產發展向前進，
變電站開始了興建工程，
這工程規模巨大任務重，
建築隊日日夜夜忙不停。
為支援這項工程早完竣，
各地方調來許多新工人，
這時候與此情況相適應，
四周圍日益發展在繁榮，
有許多小商小販忙得很，
他們都趁此機會來經營。
四周圍像條大街很興盛，
真個是人山人海像座城。
街道上茶館酒店多得很，
顧客們進進出出像流星。
還有人擺開八卦在算命，
有的在說評書談古論今。
攤攤販五花八門難數盡，
街道上還添了許多閒雜人。
這一些才搬來的新住戶，

內中有個裁縫黃玉春，
高個子紫色臉膛油浸浸，
看年紀約莫有個三十零，
他是從外鄉遠處來此境，
開了個成衣小店安了身。
開張後店中生意尚興盛，
黃裁縫裁衣剪布搞不贏。
做衣服他的手藝倒不算甚，
只是他嘴巴圓範會圓（讀上聲）人，
無論是男女老少把他找，
他總是滿面春風笑盈盈。
有些人以為他守本分，
有些人喜歡他的小殷勤。
黃玉春戴上假面具把人哄（讀渾），
瞞不過提高警惕的人們。
有一個青年工屬很機警，
她就是治安委員李桂珍。
李桂珍為人很公正，
很熱心為羣衆辦事情。
黃玉春經常想和她接近，
見了面比別人分外殷勤。
李桂珍總覺此人味道不正，
不像正經的生意人，
謙虛做作有點過分，
看起來不免有些假忠誠，

言行舉止都不對勁，
我對他一定要留神。
有一天看見黃玉春把城進，
她想到何不如找他女人談談心。
走攏了黃家門前剛站定，
黃大嫂喜笑顏開忙出迎：
“喏，李大姐，難得今天你有空，
哪陣風吹你來到我家門，
來，請進屋來坐一陣，
莫客氣，我們同街居住是近鄰！”
邊招呼邊忙着抬板凳，
又拿煙又倒茶很是殷勤。
原來她丈夫走後正嫌清靜，
裝起她很仁義喜愛客人。
她兩個天南地北談一陣，
黃大嫂回頭吩咐家裏人：
“吃晌（讀少）午把菜多弄幾份，
難得她李大姐今天駕光臨。”
談了後又對桂珍論：
“李大姐，今天你來是客人，
莫客氣家常便飯吃一頓，
菜不好，你定要領個情！”
李桂珍午飯吃得早得很，
原本是想從側面了解黃玉春。
這時她邊笑邊聽邊思忖：

今天來還沒了解個啥情形，
還需要和她多擺龍門陣，
吃飯時好探問黃玉春。

黃大嫂再三把客請，

李桂珍說：“何必大嫂多淘神。”

黃大嫂連聲在說：“不要緊，

喏，李大姐！我們都是本街人，

沒得菜家常便飯吃一頓，

肉不多家中鹹菜有現成，

泡海椒又香又辣又脆嫩，

再弄份麻婆豆腐待客人。

這個菜味道美得很，

家鄉味請你嚐嚐新！”

李桂珍推辭不過把情領，

坐上桌無心吃飯另有心，

開口忙把大嫂問：

“大嫂，不消說你們都是成都人？”

黃大嫂說：“喏，看不出大姐你很有學問，

你知道成都的麻婆豆腐很有名。

我們家就住在成都附近，

新南門外面和平村，

在那裏居住十年正，

哪一個不知道我們黃玉春。

想從前我們雞魚酒肉常當頓，

在成都山珍海味吃不贏！

大姐，說實話這陣一切講節省，招待不週你莫多心。”

李桂珍在一旁主意拿穩：

又道是遣將哪有激將能，

她既誇從前享受好得很，

倒不如借話答話搜他根根。

李桂珍笑了笑表示不信：

“大嫂，我說句話你莫多心，

解放前大家生活都窮困，

當裁縫十家就有九家貧。

從前麼，我家富裕難說盡，

吃山珍吃海味倒是常事情；

你家裏山珍海味常當頓，

只怕是有些吹牛話不真？”

黃大嫂一聞此言忙答問：

“說實話從前生活勝如今，

說起來大姐真怕不相信，

解放前玉春不是手藝人，

那時候他才硬是走紅運，

做事的地方就在將軍衙門。”

“啊，是這樣的！”李桂珍心頭一緊：

解放前那裏是特務的大本營！

不放鬆她連忙又追問：

“黃老闆在那裏幹的是啥事情？”

黃大嫂自知失口話說笨，

慌得她臉緋紅半吐半吞：

“不，不是，我是說他在將軍衙門的附近，
在一家大商號裏當先生，

他平日很守本分，

同事們都說他是老實人……”

李桂珍心頭已有分寸，

她暗想你還裝啥子假正經！

明擺起拖出尾巴露形影，

你再想遮蓋怎得行。

閒談間光陰過得真快迅，

一頓飯時間吃了五十分。

李桂珍告辭回家不遲頓，

把情況向戶籍人員說分明。

戶籍人員說：“這些線索都好得很，

派出所早在注意黃玉春，

對他的材料已經掌握了一部分，

現正在深入調查究底窮根。

多方面去了解你也加緊，

這傢伙很狡猾要多小心。”

從此後李桂珍更加警醒，

不放鬆任何一件可疑的事情。

這一天她在家心頭煩悶，

紙煙店去找胡太婆談談心。

胡太婆今年有七十歲正，

耳朵聾聽話有些聽不清。

她兩個正在大聲擺龍門陣，

忽然間來了一個買煙人：

“黃裁縫是不是住在附近？”

老太婆麻煩你指點一聲。”

胡太婆聽他這一問：

“租菜棚呀，在那頭穿過街心，

在那裏賣菜的人多得很，

沒聽說哪個菜棚要租人。”

這個人忙開笑口把話論：

“不是菜棚，我是說做衣服的黄玉春！”

李桂珍在旁聽了心一怔，

她暗自打量這個買煙人。

只見他歪戴八角帽一頂，

肩膀上搭着一條白毛巾，

斜穿衣服不齊整，

額頭上汗珠像雨淋。

這傢伙賊頭賊腦心不定，

兩隻眼東張西望斜看人。

看不出這個人是啥身份，

他胸前又無證章符號作證明。

李桂珍邊看邊思忖：

這傢伙看起來不是好人。

必須要把他行動監視緊，

要嚴防他作出壞事情。

李桂珍插言把他問：

“啊，原來是問黃玉春！
你先生找他為作甚？
黃玉春他是你的什麼人？”
“這，他……”一句話問得此人眼直瞪，
“啊……他不是我的什麼人。
我找他做幾件衣服量尺寸，
聽說他做衣服呀，又好又快又合身！”
“啊！”桂珍說“既是做衣量尺寸，
在那邊，他就住在那家茶館的斜對門。”
這人連聲“多謝”便前進，
急忙忙三步當成兩步行。
李桂珍越想越有疑問：
這傢伙為啥要找黃玉春？
不對，做衣服為甚不帶布，
沒有布怎個做得成？
不放心跨出紙煙店，
遠遠跟着那個人。
只見他賊眉賊眼四處觀瞬，
一閃身進了黃家門。
黃玉春伸出頭來覷一陣，
他女人伸出腦壳也在盯。
兩個的容顏都不正，
像是在專門注意來往人。
李桂珍一見此情更謹慎，
她馬上輕身快步繞道行，

一邊走假意四處看風景，
不一會來到黃家屋後門，
她悄悄貼近牆邊細細聽，
牆縫裏傳出了說話聲。
一個人像是在下命令，
一個人在說怕不得行，
隔着牆許多話都聽不見，
只聽說黃色炸藥、勃朗寧。
李桂珍緊咬牙無比憤恨：
哎呀，這兩個傢伙果然是敵人！
李桂珍車身往回遶，
飛跑到派出所去報實情。
公安人員馬上出動，
不一會兩個傢伙都就擒。
當場搜出了各種罪證，
企圖要破壞我們的興建工程！
這兩個都是潛伏的軍統特務，
再狡猾可逃不出人民的手板心。
公安人員押着這兩個反革命，
羣衆中一傳十十傳百大快人心，
有的說“狗特務壞透了頂，
他還會戴起臉壳裝好人！”
有的說“要努力提高警惕性，
捉特務就要學習李桂珍。”
這時候公安人員也把話論：

“從這事更加要擦亮眼睛！

我們要建設國家向前進，

人民的敵人就千方百計來破壞我們，

只要是大家提高警惕力量大得很，

反革命分子就無處可藏身。

我們要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向前進，

要堅決把反革命分子來肅清！”

警覺了的人們

楊 滌 心

五通橋市有一座何家院，
大惡霸何季樵住在裏邊，
這傢伙平素間毒辣陰險，
橫行霸道仗恃他有勢有權，
那兩隻魔爪爪血腥沾滿，
振窮人害窮人罪惡滔天。
四九年一聲春雷天地變，
幾千年封建被推翻！
蔣介石匪幫垮了桿，
這傢伙收威風也把氣奄，
縮着頭在家裏愁眉苦臉，
熱鍋上螞蟻子坐立不安。
他妄想逃脫人民的清算，
想方設法企圖把罪惡隱瞞，
將詭計向老婆悄悄擺談，
你今後記着要“如此這般……”
這傢伙果然離了何家院，
假裝悔過進了犍為自新人員訓練班。
過兩月這傢伙忽然人影不見，

他老婆楊素華抽氣聳肩：

“大爺！大娘！你看我拿來咋個辦？

何季樵丟得我們好可憐，
不知他跑到了哪州哪縣？
丟下我在屋頭獨守孤單；
婆婆娘歲數大常把病患，
娃娃小一家五口怎樣盤……”

有些人不知她裝惹賣蒜，
還說些安慰話把她心寬，
有些人一聽說簡直不管，
都罵他何季樵狗肺狼肝。
何家院蔣淑華人很能幹，
在院內住了很多年，
這風聲她也曾親耳聽見，
但不知是假話或是真言。
有一天因事情去到茶館，
碰着了何季樵親戚何紹賢，
笑嘻嘻直顧喊“快拿一碗”，
蔣淑華你吃沱茶或吃毛尖？
何紹賢又壓低嗓子悄悄談，
嘴巴拄攏了桌子沿沿：

“何季樵在軍大去受訓練，
他從前一切歷史被抄翻，
聽說他在重慶敲了沙蠟……”
話未完楊素華走到桌前，

何紹賢急忙將她喊，
向着楊素華在把心關：

“我本想告訴你大事一件，
深怕你聽了後心裏作難……”
楊素華忙插嘴把話岔斷：

“這件事我比你曉得在先，
何季樵解放前罪惡不淺，
這號人槍斃他理所當然，
何況他又死在外州外縣，
常言道眼不見心就不煩。”

你看她嘩哩啪啦說了一大遍，
那嘴巴就好像在打算盤。

尖聲尖氣真討厭，
蔣淑華撐起身出了茶園，
聽見了大惡霸已經完蛋，
心裏面一陣陣好喜歡。

幾個人就這樣悄悄擺談，
不幾天這消息越傳越寬，

有些說：“何季樵自新去到犍為縣，
怎能進軍大當學員？”

有些說：“這事是我親眼見，
他揹起包袱到楊柳灣！”

還有些一開腔迷信封建：

“是禍躲不脫這一關！”

你一言我一語在爭辯，

議論紛紛不一般。
時光快得如閃電，
轉眼到五三年一個夏天，
太陽靠山天將晚，
楊素華外侄媳婦到門前，
李玉春來把舅媽喊，
一個人埋起頭直往內闕，
剛跨進楊素華房間門坎，
差點喊出了“我的天！”
她發現帳子後一個大漢，
黑黢黢高聳聳多大一團，
眼一眨那人影一閃就不見，
李玉春車轉身忙跑回還。
跑攏屋脚把手又軟，
把這事忙向婆婆談。
她婆婆未聽完臉色大變，
頓一下又趕緊信口亂編：
“你舅娘那房子年辰久遠，
早先年常有鬼怪把人纏，
哎呀！想不到你今天又把鬼見，
說起來都有點毛骨悚然。”
她只圖東拉西扯來遮掩，
沒料到媳婦要往外面傳。
“活見鬼”鬧到何家院，
氣壞了那條街婦女委員，